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m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 Kodak, 2007 TM: Kodak



150
143

160-143



1200800013646

廣

國

報

新

文

苑

成

刊

史記論贊段解
全

三島中洲先生著

史記論贊段解 全

東京 二松學舍藏版

160-143

凡例

一此篇中洲先師所撰也。往年亡友本城實甫請而刊之。事在三十
年前。當時印行者不多。今其書之存于世者無幾。同學諸子頗病
之。乃重刊以充于二松學舍課本云。

一此篇原名史記論贊私記。今與令嗣一陽君謀。改名曰段解。
外史政記之例也。

一先師又抄出項羽紀。及伯夷。管晏。孟荀。廉藺。刺客。淮陰。魏其。武安。
李將軍。滑稽諸傳。名史記十傳。細加評語。貨殖一傳。雖不在十傳

中。數贊其結構措辭之妙。嘗於學士會院講之。要皆先師最會心
之者。併書以告讀此篇者。

大正 12.7 25 内交

大正癸亥梅雨節

門人 池田胤識

目次

本紀

五帝本紀

夏本紀

殷本紀

周本紀

秦本紀

秦始皇本紀

項羽本紀

高祖本紀

呂后本紀

孝文本紀

孝景本紀

孝武本紀

表

三代世表

十二諸侯年表

六國年表

秦楚之際月表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高祖功臣侯年表

惠景間侯者年表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

書

封禪書

何渠書

平準書

世家

吳太伯世家

齊太公世家

十七

十八

二十

二十二

二十四

二十六

二十八

二十九

二十九

三十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二

三十三



魯周公世家 三十三
燕召公世家 三十四
管蔡世家 三十四
陳杞世家 三十五
衛康叔世家 三十五
宋微子世家 三十六
晉世家 三十六
楚世家 三十七
越王勾踐世家 三十七
鄭世家 三十八
趙世家 三十八
魏世家 三十九
韓世家 三十九
田敬仲完世家 四十
孔子世家 四十
外戚世家 四十一

楚元王世家 四十二
荆燕世家 四十二
齊悼惠王世家 四十三
蕭相國世家 四十三
曹相國世家 四十四
留侯世家 四十五
陳丞相世家 四十五
絳侯周勃世家 四十五
梁孝王世家 四十六
五宗世家 四十六
列傳
管晏列傳 四十七
老莊申韓列傳 四十八
司馬穰苴列傳 四十八
孫子吳起列傳 四十八
伍子胥列傳 四十九

仲尼弟子列傳 五十
商君列傳 五十
蘇秦列傳 五十一
張儀列傳 五十一
樗里子甘茂列傳 五十二
穰侯列傳 五十二
白起王翦列傳 五十二
孟嘗君列傳 五十三
平原君虞卿列傳 五十三
信陵君列傳 五十四
春申君列傳 五十四
范雎蔡澤列傳 五十五
樂毅列傳 五十五
廉頗藺相如列傳 五十六
田單列傳 五十六
魯仲連鄒陽列傳 五十七

屈原賈生列傳 五十七
呂不韋列傳 五十八
刺客列傳 五十八
李斯列傳 五十九
蒙恬列傳 五十九
張耳陳餘列傳 六十
魏豹彭越列傳 六十
黥布列傳 六十一
淮陰侯列傳 六十一
韓王信盧綰列傳 六十二
田儋列傳 六十三
樊鄴滕灌列傳 六十三
張丞相列傳 六十四
酈生陸賈列傳 六十四
傅靳蒯成列傳 六十五
劉敬叔孫通列傳 六十五

季布欒布列傳	六十六
袁盎鼂錯列傳	六十六
張釋之馮唐列傳	六十七
萬石君張叔列傳	六十七
田叔列傳	六十八
扁鵲倉公列傳	六十八
吳王濞列傳	六十八
魏其武安列傳	六十九
韓長孺列傳	七十
李將軍列傳	七十
匈奴列傳	七十一
衛將軍列傳	七十一
平津侯主父列傳	七十二
南越尉佗列傳	七十二
東越列傳	七十二
朝鮮列傳	七十三

西南夷列傳	七十三
司馬相如列傳	七十四
淮南衡山列傳	七十四
循吏列傳	七十五
汲鄭列傳	七十六
儒林列傳	七十六
酷吏列傳	八十二
大宛列傳	八十四
游俠列傳	八十四
佞倖列傳	八十七
滑稽列傳	八十七
日者列傳	八十八

目次畢

史記論贊段解

三島中洲先生著 門人本城黃校

五帝本紀

主意言擇尚書及孔子所傳五帝德及帝繫姓等古文雅訓者作五帝本紀若夫百家雜書又不雅訓者不取之

第一段總提
賴襄曰太史公是選叙父言也其自言則曰遷已漢興以來諸侯王表可見楊惲錄奏史記以其外和諱避換以太史公然後父子混淆矣

第二段疑案
五帝德帝繫姓皆大戴禮及家語篇名

第三段據實地界決疑案
古文謂尚書及五帝德帝繫姓等書

第四段據書確決疑案

舊說自稱後說稱父談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

伏尤雅句
伏不深考
伏不深考
指黃帝
指春秋國語
指五帝德帝繫姓等書
如孔子及余

第五段總結所以著五帝本紀

主意言禹正時定貢賦有經濟之功

此拾叙本紀中三軌事為贊後世韓文公拾序文中軌事為銘蓋學之矣

第一段贊禹世族之盛表其起有源由

史公蓋以夏為封四名以唐虞推之必有據矣

第二段贊夏時之正

第三段贊禹貢之功

夏禹之有功於天下後世者最在得時正定貢賦二者故支那至今日不能出

二者範圍史公所以舉之贊中而定貢之功又大于得時故置之結末借或不確言有不了不盡之妙可謂天來名結矣

主意言殷貴實

第一段言編次所據確正

蓋孔子所刪定之詩書也

第二段言殷族繁盛非暴興

古文 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

著為本紀書首。

夏本紀

太史公曰。禹為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為姓。故有夏后氏。有

扈氏。有男子。斟尋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緡氏。辛氏。冥

氏。斟氏。戈氏。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自虞夏時。

貢賦備矣。或言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

稽。會稽者會計也。

殷本紀

太史公曰。余以頌次契之事。自成湯以來。采于書詩。契為

子姓。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有殷氏。來氏。宋氏。空桐氏。稚氏。

北殷氏。目彘氏。孔子曰。殷路車為善。而色尚白。

周本紀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

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

幽王。周乃東徙于洛邑。所謂周公葬我畢。畢在鎬東南杜

中。秦滅周。漢興。九十有餘載。天子將封泰山。東巡狩。至河

南。求周苗裔。封其後嘉三十里地。號曰周子南君。比列侯。

以奉其先祭祀。

秦本紀

太史公曰。秦之先。為嬴姓。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有徐氏。郟

氏。莒氏。終黎氏。運奄氏。菟裘氏。將梁氏。黃氏。江氏。修魚氏。

主意言秦山古代盛族而非暴興
秦論詳于始皇故此處淡淡着筆唯言其起業有原由
秦祖伯翳出顛項苗裔

第三大段贊殷政尚質路車之善取質也色白謂質也

結末二語總括有殷一代何等簡明

五帝夏殷三紀論贊皆考信孔子表編次不出已臆斷

主意言周德之盛至漢而不沒

第一段辨學者遷都謬說是紀中難述故出之于贊

第二段記漢武盛典見周德之不永沒可謂周紀好後勁

封地在河南故號南君

中

事故長

邑所在暗應前段

以奉其先祭祀

秦本紀

太史公曰。秦之先。為嬴姓。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有徐氏。郟

舜賜伯翳嬴氏

第二段言出帝系

第二段言盛族

第三段言受周封始子造父

主意言始皇誇功恃力蔑視三代故棄亡

第一段綱領

三綱領順序三條曰逆應有錯綜之妙

第二段言過秦論第三篇三篇主意言始皇自恃功恃勢不法先王以應始皇自以為以下是一條曰

孟康曰擾鋤也按就人屋而食不齋糧

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趙城。為趙氏。穆王御 與趙簡子同族

秦始皇本紀

太史公曰。秦之先伯翳。嘗有勳於唐虞之際。受土賜姓。及

殷夏之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於西垂。自繆公以來。稍

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為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

羞與之侔。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秦并兼諸侯。山東三

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

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

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彊弩不

射。楚師深入。戰于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

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將邯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

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群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

遂不寤。籍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

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嘗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為固。

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為諸侯

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

矣。當此之時。賢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

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為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

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

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

起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

為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

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于海內。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為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第五節言秦有如此形勢而亡者由特法失道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變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為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拊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奸不上聞。豈不哀哉。第六節言秦不法先王而亡死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

賈誼書五序作五王

第三段引第一篇一篇主意言秦先公再興之勤勞以應秦興至成始皇五句是二條目

嚴刑而天下振。震恐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道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緒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第一節言秦業再興于孝公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第二節言惠武以下益及六國不能敵之策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

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敵。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

徐廣曰。函。楯也。

孝惠武孝文莊襄并初皇六世

始皇 第三節言始皇亡六國取天下 極其盛而暴亡

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鑿。以爲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爲城。因河爲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振於殊俗。陳涉甞

斬一作踐

牖繩樞之子。黽隸之人。而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佰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非鏖於句戟長鎗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殺函爲宮。一夫作

過秦論第一篇主意在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然史遷引之意在祖先勤勞

第五節 漢收

第四節言陳涉不及六國

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

守之勢異也。第一節言天下人民待秦安性命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

第四段引二篇二篇主意言秦失安民道故亡以反應伯翳有勳于唐虞之民是三條目

之士靡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沒。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疆侵弱。衆

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

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

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第二節言始皇不知道取順守之道秦王懷貪鄙之心。行

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

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并兼者高

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

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

詐力

順權

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第三節言二世不安民而暴亡。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饑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表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汗穢罪。使各返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弊。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

四海之內。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歛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奸偽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貴。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第四節結主意。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

秦不能安危民而亡是一篇主意

主意言項羽與亡因人而非天

第一段言項羽之暴與似非人力

抑以似天命起以非天命結首尾反應

第二段言項羽之暴與全是人力

揚一段中兩政字相呼應

第三段言羽之亡因人事之失而非天命即知其與亦乘秦失政而非有天命也

抑難過謬三字疊用深咎之兩矣一哉呼應有力

深咎項羽所以戒後世餘意不盡

非此之謂也。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項羽本紀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

想像

似有天命

第一節叙秦衰

豪傑並起下段是客

豪傑並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

雖易起

第二節叙羽之暴與是主

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

封土

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

第一節初之失

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

人事之失

第二節終之失

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九年。卒

欲怨難

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悟。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

人事之失

第三節其言之失

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歸宿

高祖本紀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之敝。小人以野。殷人承之以敬。

下民

粗野

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僂。故

虛論起反

宜法之

救僂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

宜用忠而不用

益薄

言易變于忠

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承敝易

忠實簡易

故

承周十一月改正朔

改儀衛

言全終

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葬長陵。

不言漢用忠蓋承上段救僂以忠也

呂后本紀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

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

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以下晏然細目

晏然應休息

主意言漢能改前代之蔽繼三代得天統天統眼目
第一段言三代循環救敝
第二段言秦宜法三代用忠救文而反用酷之過
第三段言高帝能法三代用忠救文故得天統之正
統為真天子改改正朔
或嚴全其終以見秦未得天統
易變二字反應上段不改
暗含忠字來
結末數句字帶祥烟深
得贊今代之體
主意言呂后能委外政於大臣與民休息
第一段言人心欲休息
第二段言孝惠呂后能從人心簡政務故天下晏然
富饒
呂后牝雞之禍歷歷中然其事不出劉呂家門之問至民政委之及大臣如不與知是以禍不及天下要之能得政體矣史公論時世亦能得大體矣
呂后罪過詳叙紀中其論贊着眼天下政體上贊其能與民休息何等天見識

主意言文帝修仁厚之政
故二仁一德字眼
第一段言仁政非積年月
則不成是虛論
第二段叙至文帝仁政始
成實前論
廩廩鄉改正服封禪隆盛
起結仁字呼應
改正服封禪皆文飾之
事而文帝謙謙不為之
却是仁厚武帝則反之
高祖朝十月之制想其
後不行

主意言文帝之德安天下
不足復虞謀士好事危之
幸有主父偃之謀復安之
諷人主用謀之不可輕忽
二安一謀字眼
第一段言天下既安
第二段言晁錯危之
第三段言主父偃復安之

此贊全是封禪書文

孝文本紀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

勝殘去殺。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

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於今。嗚呼。豈不仁哉。

孝景本紀

太史公曰。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

姓。而鼂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諸侯

太盛。而錯為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

以安。安危之機。豈以不謀哉。

孝武本紀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

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宮之言。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
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至若俎
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焉。

三代世表

王維禎曰。表序篇篇皆佳。此篇雖叙五帝三代其實三代世系可表者而五帝不詳要自五帝發端已故曰三代世表

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記尚矣。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

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

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

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

數。稽其歷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

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於是。以五帝繫諜尚書集。世紀黃

帝以來。訖共和。為二世表。索隱曰。大戴禮有五帝德及帝繫篇。從太史公取

以下春秋中年月始詳故世表止此

主意言法孔子詳慎之意
不作年表而作世表
第一段一篇大綱
一記字也。下文所述多
少書

譜布也。列其事也
第二段叙孔子詳可知而
慎可疑。故不論春秋以前
年月

第三段史公以已所見信
孔子不論次年月
索隱諜音牒牒者記系
諜之書也

史公亦疑五行
第四段言不作年表而作
世表。二世字反應前段多
少年月字取一篇

厲王奔彘。周召二公共
相王室曰共和
吳云中間起伏轉折。如有
千萬言存乎其中

主意此表歎周道衰十二諸侯僭亂而作也故以歎起以箕子啼鹿鳴刺次之中說春秋有刺譏褒諱損損之文終之以學者所譏文針一貫○初揭詩人關雎中論孔子王道皆舉反證以歎周道之衰也

第一段論厲王亡周起下段十二諸侯
魯大師擊讎幽唯之聲首理其亂
箕子先知殷亡猶師擊知周衰
詩人二句伏下文王道
第二段論十二諸侯故屢不數宋襄以其微弱也

第三段言孔子刺諸侯僭亂修春秋明王道
二王道應首段周道

十二諸侯年表

實表十三諸侯而不數吳者以其晚出而事略也

第一節虛論
太史公讀春秋歷譜謀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

嗚呼師摯見之矣紂為象著而箕子啼周道缺詩人本之

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

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於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

政焉是後或力政彊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

以討伐為會盟主政由五伯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篡

子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

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

更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

于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

約辭二句伏篇末刪字

第四段叙列後世學者修春秋者
每一家一節

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

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

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

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

成左氏春秋鐸椒為楚威王傅為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

成敗卒四十章為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

秋下觀近世亦著八編為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

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為八覽六論十

二紀為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徃

往摺撫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記漢相張蒼歷譜五德

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太史公曰儒者斷其

舒著春秋繁露
第五段史公斷定諸家得

失歸到著年表表盛衰譏刺之要

兩要字呼應

欲一觀學者所刺盛衰大旨莫若刪故微孔子約辭刪畧作年表

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張蒼歷人取其年月。數家隆陰陽家即董仲舒於神運。譜牒獨記世諡。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第二節刪定年表領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于篇。為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

六國年表

一本脫年字。六國韓魏趙齊燕楚也。并秦為戰國七。雖然秦後為帝不入國數。

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

為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

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

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彘狄尊

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修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

中國侯伯侔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

史公欲作六國年表而六國無史。其獨有秦記。因本秦記表六國。且通觀當時形勢。秦之興兆已久矣。踵春秋終始。雄大主天下之權者。秦也。六國起滅。其間不過為陪客。故序論專論秦之興敗。歸到其有可采者。而六國之事。自見亦不足采耳。第一段言秦之興。既兆于春秋。而疑其僭竊暴戾。無可與之原由。索隱曰。時止也。神之所依止。第二段叙六國之事。刺其戰伐詐偽不足取。

合從之地形長連衡之地形短

第三段再論秦疑其興得天助乎。將由地利乎。

吳云五句五樣句法。第四段入題。惜諸侯史記亡。而喜秦記存。且贊其應世變成功。不少秦與原由。始見而上文多少疑。闕始

代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

弗討。海內爭於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

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彊兵。并敵。謀詐用。而從衡短

長之說起。矯稱蠶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

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

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

晉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

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於

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

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秦既

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詩書

釋然遂歸到因秦記作六國之志

如廢封建成功之最大者

後王字如有意如無意始皇絕世英主革周制之弊蓋不止此阡陌廢封建但記秦事者皆漢儒沒其美而暴其惡後世耳食萬口一聞刺秦亦陋矣史公之不以成敗可謂千古大眼力矣

荀子不苟篇曰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後王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

主意言漢祖一統之易出天授

第一段言漢祖受命之速是大意

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諸侯主

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第二節言秦世存而猶惜不具

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第四節言秦應世變成功不少○暗言其王天下不為無○故○

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荀子

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第五節嘆學各耳食不察秦成功

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余於是因秦記踵春秋稱秦事

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不知真味

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第六節說六國表所以因秦記

秦楚之際月表秦際秦楚之間借塞運數甚促故以月紀表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厲滅秦自項第一節言一壇

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史記

秦際壇口禪字

第二段言五代一統之難是借容形主之法

命之亟命之亟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伏末晉虞夏之

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湯武

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湯武

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弑秦起襄公章於湯武

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湯武

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秦

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秦

城銷鋒鏑鉏豪傑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秦

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兵革

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古言

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應前

難患難也

言漢祖雖無寸土然王

天下

白虎通曰無土不王

順逆詠歎

主意言天下形勢之強弱在諸侯制度得宜與否而漢得其宜故形勢強弱四字貫通一篇為大小文線三代諸侯與漢後諸侯不同三代郡縣行封縣中而漢後封行郡縣中○晉八王唐藩鎮皆有封建之形

第一大段言周諸侯強大致天下形勢之弱然其初不弱者仁義之德維持之意在言外是客

第二大段言漢諸侯至後世削弱致天下形勢之強然其初諸侯強大而不致弱者仁義之德維持之意在言外是主

第一小段言漢初諸侯之強盛為下段削弱之地

叙三邊句法皆變

乎。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

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

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

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

過或損厲幽之後。王室欽。侯伯疆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

非德不純。形勢弱也。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

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

為王者九國。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自鴈

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為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

第二小段言漢後世削弱諸侯為形勢之強索隱曰怵言警訓習

濟。阿甄以東。薄海為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
淮。穀泗。薄會稽。為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
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
百官宮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
以西至蜀。北自雪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
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子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疆庶孽。
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疎。諸
侯或驕奢。怵邪臣計謀為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於法。
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于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
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
分為三。及天子支庶子為王。王子支庶為侯。百有餘焉。吳楚

言諸侯之地不外接郡與漢初異
陂海謂邊海之地地皆築堤陂防海水蓋沃田也

第三節削地之効

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秉其阨塞地利疆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疆要之以仁義為本

高祖功臣侯年表

第一節正論古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如妻敬主父假如呂望韓信
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末嘗不欲固

第三大段言史公所以作年表在使後世鑑形勢因更添形勢不如仁義一言出人意表全篇皆振然玩讀上文此意既言非突吳起曰在德不在險史公化腐為新
主意言 祖封功臣已不固且根本後世律之又嚴刻而諸侯子孫亦淫溢不奉法是以忽諸衰耗不若古代封國永存蕃德天子然表面怨天子而皆諸侯漢臣論漢世其體宜如此故全篇含慨歎有引而不發之妙

第一段虛論古代固封國根本而決不然

五句五悚
言使國長存至大河塞如細帶泰山低如平曠之時蓋欲不窮不盡也

第二段實叙古今之異

以散亡餘封功臣亦根本已不固
故故時也

封國耗滅
漢法制諸侯嚴密與唐魏協和異
漢侯不畏上禁與古諸侯篤仁奉法異
第三段言古今帝王殊體異務不可同一論之唯所以固其人成功統紀封國

第二節一反論今

其根本而枝葉稍凌夷衰微也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國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縫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體而異務要以成功

則一而已故後人唯宜觀寵辱之所以由得失以為自戒是一篇斷案恕上而告下置辭得體緝混通言今時與前代不可混一論之言何必論舊聞異同以繳還首段異哉所聞一句第四段歸入年表

主意言封侯永存皆因忠故第一段論長沙以忠傳封至孝惠時第二段言追理惠景五十載仁義成功者作年表忠與仁義成功前後關鎖臣瓚曰漢以芮忠故特王之非制故特者令如淳曰令有先故有令甲令乙令丙兩孝惠前後頌脈

肺腑猶骨肉謂外戚也

為統記。豈可緝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未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惠景間侯者年表

太史公讀列封至便侯曰有以也夫。長沙王者著令甲。稱其忠焉。昔高祖定天下。功臣非同姓。疆土而王者八國。至

孝惠時。唯獨長沙全禪五世。以無嗣絕。竟無過。為藩守職信矣。故其澤流。枝庶。毋功而侯者數人。及孝惠訖。孝景間五十載。追修高祖時遺功臣。及從代來。吳楚之勞。諸侯子弟。若肺腑。外國歸義。封者九十有餘。咸表始終。當世仁義

成功之著者也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太史公曰。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閩越擅伐。東甌請降。二彝交侵。當盛漢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侔於祖考矣。何者。自詩書稱三代。戎狄是膺。荆荼是徵。齊桓越燕伐山戎。武靈王以區區趙服單于。秦繆用百里霸西戎。吳楚之君。以諸侯役百越。況乃以中國一統。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內輯億萬之衆。豈以晏然。不為邊境征伐哉。自是後遂出師。北討疆胡。南誅勁越。將卒以次封矣。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

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

此篇表面主意唯言漢武封侯之多。因南征北伐之功。然究其征伐之得失。則漢武之過自見矣。譏刺隱然在裏面。第一言漢武之功。因南征北伐。上盛屬漢。下隆屬武帝。第二段引古典論漢武不得不征伐之故。

韓文董邵南送序明天子在上。自此處待來。

第三段實叙收一篇。

所以頌之乃所以譏之意與魚藻同論文疑失亡恐不然

主意言方士詞官皆表詔而裏虛不足信

封禪書表頌而裏譏故表裏二字發中眼目蓋方士祠官皆表詔而裏虛也上文究觀下文覽皆觀覽此表裏也譏則隱然妙不可言

主意水利不可不講故甚哉一句主腦

第一段見實際起歎

東西南北四小段四樣句法

且臨定其號名。太史公曰。盛哉天子之德。一人有慶。天下賴之。

封禪書

第一段敘巡察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

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

第二段敘作書

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

用事于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若至俎

詔虛

第三段辨遺漏

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

河渠書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於會稽太滄。上

姑蘇。望五湖。東闕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

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於朔方。曰。甚哉水之爲利

第二段敘作書緣由
宣房瓠子互文簡妙

此贊主意言世治則貴道德務產業而時末利輕金錢然時勢盛衰當然無足怪者隱然譏當世無限感慨在言外

殺富言富謂物多也非錢夜之謂錢物之影也物之券也故賣有餘之物取錢猶貨物取券有券何時不可取物然則他人之物皆我有也豈可不謂富乎哉而其原在務本是古人務本細末之說而今日西洋貴不動產賤動產先殖產而後商賣亦此理耳

索隱曰錢本名泉言貨之流如泉也故周有泉府之官布言貨流布故周禮有三夫之布食貨志貨布長二寸五分首長八分足枝長八分刀亦錢也以其形如刀言

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

天子與從官

傷河決

平準書

文中屬末八屬本分析本末文理瞭然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

第二段言治古貴道德

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

第一節總論

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細末。以禮

二句一篇主腦

義防于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

治亂

第二節詳叙上段意

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

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

先心

爲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徵

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

地力。爲彊君。自是之後。天下爭于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

第三段詳叙古今貨幣之品途論秦貴貨幣而國益貧暗諷漢武貴貨幣委終于時勢之變以收主意秦中猶吳中吳下言秦國之中也

吳曰牽扯掩護而其過慮章史筆之妙

主意言有賢祖故有賢孫

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彊者。或并羣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第一節遙應起。手叙貨品。虞夏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金。銀。或赤。銅。三品止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三等。黃金以鎰名。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第二節叙秦之弊害。於是外攘彘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饌。女子紡績。不足衣服。第三節慨歎諷刺。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為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泛言貴貨幣之世。其實指當今之漢也。吳曰應還盛衰之變。

吳太伯世家

第一段言吳祖太伯有至德
第二段言吳非真荆蠻以接續祖賢孫賢
太伯弟仲雍嗣兄後仲雍曾孫曰周章武王封周章弟虞仲於虞
第三段歎美季札之賢暗言由祖德

主意言地沃民智加以兩賢君成大國之風

第一段言 沃民智

第二段言兩公之賢

第三段稱大國之風結之

有地有民有君成大國之風
主意言魯本崇禮讓至末葉禮讓之實亡而威儀之虛禮僅存
第一段引孔子之言言魯禮之衰

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由來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荆蠻句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呼。又何其閱覽博物君子也。蓋由有賢祖也引而不發妙

齊太公世家

太史公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琊。北被於海。膏壤二千

里。其民潤達者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聖。建國本。桓

公之盛。修善政。以為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

大國之風也。

魯周公世家

太史公曰。余聞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間。斷

第二段詳叙其實事

閔公爲隱桓之後然其亂尤甚故先叙
第三段言威儀禮禮存而禮讓實體亡

主意言燕以小國永存於大國之間者由召公仁政餘烈也

第一段言召公之仁
第二段言以弱小崎嶇於強國之間

第三段獨後亡者由召公餘烈

主意言管叔雖作亂有同母弟之多賢而周不亡故有其蹟

第一段言管叔不足記

第二段言周初危疑

爭辨貞

斷如也莊公弟 欲立變父爲季友所殺觀父及叔牙閔公之際何其亂也桓桓兄隱隱桓之事襄

仲殺文公適子 宣公 弒子班立閔公又弒閔欲自立爲季友所殺適立庶三家北面爲臣親攻昭公昭公以奔至其揖禮木 威儀

讓之禮則從矣而行事何其戾也禮

燕召公世家

太史公曰召公爽可謂仁矣第二節叙仁實甘棠且思之况其人乎召公燕北

迫蠻貊內措齊晉崎嶇疆國之間最爲弱小幾滅者數矣

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歲於姬姓獨後亡豈非召公之烈邪

管蔡世家

太史公曰管叔作亂無足載者然周武王崩成王少天下危既疑賴同母之弟成叔冉季之屬十人爲輔拂是以諸侯

第三段言多賢弟而周不亡故詳其車蹟

拂與弼音通

主意言千孫之不德失政雖先祖欲右之無奈何以戒人之爲後者

第一段言共公之不德

第二段言先祖欲引祀

第三段言伯陽委政公孫孫疆亡先祀

主意言舜德至矣故子孫永繼禹則不及舜故微而永存

第一段贊舜

第二段贊禹

主意悲太子汲不幸而假亂世人倫滅

第一段悲太子汲幸而不幸

卒宗周故附之世家言載 吳云附十人於管蔡傳者以十人輔 一 排宗周正形管叔作亂之不類也

太史公曰余尋曹共公之不用僖負羈乃乘軒者三百人賢大夫 小人

知唯德之不建乃振鐸之夢豈不欲引曹之祀者哉如公伯陽寵臣 長

孫疆不修厥政叔鐸之祀忽諸

陳杞世家

太史公曰舜之德可謂至矣禪位于夏而後世血食者歷第一節三代水續

三代及楚滅陳而田常得政于齊卒爲建國百世不絕苗惠王 第二節再興 陳公族

裔茲茲有土者不乏焉至禹於周則杞微甚不足數也楚第一節言禹不及舜 封

惠王滅杞其後越王勾踐興杞同族

衛康叔世家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于宣公之太子以婦見誅弟壽汲 宣公取汲婦爲夫人夫人纔殺汲 夫人子

第二段怪世間不孝不弟而免者多無限感慨

主意言宋襄之仁基於祖先

第一段釋微子之仁

第二段述中世久亂

第三段言宋襄之仁基於祖先

第四段言宋襄雖有闕失而亂世中知禮讓是獨可褒史公獎勵世道之意深矣

主意言人主御臣之道不易以戒世主

代汲而死第二節客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第三節主客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滅。亦獨何哉。

宋微子世家

太史公曰。孔子稱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殷有三仁焉。春秋譏宋之亂。自宣公廢太子而立弟。國以不寧者十世。襄公之時。修仁行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襄公既敗于泓。而君子或以爲多傷中國。闕禮義。褒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

晉世家

第一段惜文公之明失御臣之道

第二段言後世驕暴之君繼出。基于文公失御臣之道

主意據論靈王平王之驕暴淫亂。殆亡國戒後主

第一段論靈王

第二段叙平王。壁淫亦操行不得也

主意言勾踐之功名上由大禹之遺功。下由范蠡之助。第一段叙勾踐

太史公曰。晉文公古所謂明君也。亡居外十九年。至困約。及即位而行賞。尚忘介子推。况驕主乎。靈公既弒。其後成景致嚴。至厲大刻。大夫懼誅。禍作。悼公以後日衰。六卿專權。故君道之御其臣下。固不易哉。

楚世家

太史公曰。楚靈王方會諸侯於申。誅齊慶封。作章華臺。求周九鼎之時。志小天下。及餓死于申。亥之家爲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勢之於人也。可不慎與。棄疾以亂立。璧淫秦女。甚乎哉。幾再亡國。

越王勾踐世家

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定九州。至于今。諸夏艾安。

第二段叙范蠡

第二節勾踐尊王之功
及苗裔勾踐苦身焦思終滅彊吳北觀兵中國以尊周室
號稱霸王勾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范蠡三遷
皆有榮名名垂後世臣主若此欲毋顯得乎

鄭世家

主意言事不由于義理而由于權利者其後必至禍敗

第一段引古語

第二段叙實事合古語

太史公曰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疎甫瑕是也
甫瑕雖以劫殺鄭子內厲公厲公終背而殺之此與晉之
里克何異守節如荀息身死而不能存奚齊變所從來亦
多故矣里克之入文公固由于權利而荀息之非皆由權利
里克弒奚齊于卓二君入文公文公殺里克止不臣之非
秦奚齊亦非義之正故守節亦徒死已

趙世家

此贊變體以叙事為論贊遺王遷始末于文末點出于此深答悼襄王廢適之謬自速滅亡垂戒深矣

太史公曰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嬖於悼襄王
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遷素無行信讒故誅其良將李

第二段前段及嘉之事不得不補記其始末于此交如自然無意而其中寓後悔不及之意感慨更深是法史公獨得非後人所及

魏世家

主意言魏之亡出于天意而不由人事

第二段言魏亡由不得人和

太史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口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魏滅王業始成是天意

韓世家

主意言韓之為諸侯由厥存趙之陰德以勸後世之善

第一段言韓厥之陰德

第二段言韓氏無大功于晉宜不與

太史公曰韓厥之感晉景公紹趙孤之子武以成程嬰公孫杵臼之義此天下之陰德也韓氏之功于晉未覩其大者也然與趙魏終為諸侯十餘世宜乎哉以疑辭終却有含蓄

主意言人之興敗存亡出于天意因以使人安命分蓋易理寫天理故就易言第一段言易理之妙即所以天理之妙

第二段言易之先兆是幽也
第三段言人事之應易兆是明也
以後二段之實事釋前一段之虛論益第二段幽兆也第三段明應也以分應第一段幽明二字

主意言天下古今無若孔子至聖者即孟子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之意耳蓋孔子德非可區區論議盡之故尊崇以贊之可謂得體之文矣
第一段引詩揭嚮往之意起下段
第二段就實見言已之嚮往
祇回一本作低回似是第三段就其傳世之學學問之正言已之嚮往以為天下古今一人之至聖也

○末二句一篇主意歸宿處
主意言人君得夫婦之正固有內助之福若遭其變反取亡滅之禍以諷當世史公之意重在其變然以變委天命極其婉曲之筆故命字一章字眼
第一段論夫婦之正
第一節言人君有外戚之助是虛旨
第二節引古典證前段觀以反證以贊反伏下半篇妙且論中畧記三代外戚
第三節引六經言夫婦之道當慎重說六經三錢句法妙

第二段論夫婦之變
第一節結上道起下命
第二節言妃匹之過愛以應上文壁淫之禍
第三節言后妃之失愛以反應六經之道終歸天命夫婦之禍詳之古典中此

田敬仲完世家

太史公曰蓋孔子晚而喜易易之為術幽明遠矣非通人達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卜至十世之後及完奔齊諶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漸然也蓋若遵厭兆祥云

孔子世家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祇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

至聖矣離騷云明五帝以折中宋均曰折斷也中當也

外戚世家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娥紂之殺也嬖姐已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太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為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况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矣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

則漢叙歸命何等詳畧何等婉曲
第四節引孔子證天命難知
第三段入世家畧叙秦以前

主意慨二王不用賢人而亡成後世○楚王傳中附趙王楚趙贊中附申防二公非夷所思

第一段虛冒以君子賢人為禎祥揭禎祥不及禍災蓋省文

第二段實叙

第三段二層慨歎言無賢君之賢不能用賢人

主意言劉賈劉澤皆漢疏屬不宜王而王者皆出於一時相重之權畧故於賈謂策於澤謂權結以偉字蓋怪俾其僥倖也○事發相重一句結穴

第一段言賈以策王

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太史公曰。秦以前尚畧矣。其詳靡得而記焉。

楚元王世家

太史公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將亡。賢人隱。亂臣貴。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言。趙任防與先生。豈有篡殺之謀。為天下僂哉。賢人乎。賢人乎。非質有其內。惡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誠哉是言也。吳云楚趙事叙先後忽提出申公防與先生二事詠歎作贊而傳內不載蓋絕不經意之文史公亦必有一番出色也

荆燕世家

太史公曰。荆王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故劉賈雖屬疎。然以策為王。填江淮之間。劉澤之王。權激呂氏。然劉澤卒

第二段言澤以權王
第三段言二王之事出于相重之權畧以叙之又偉之

主意言悼惠王無德而王大國故子孫衰弱以戒後世尸素○以二大字與分裂反應為章

第一段言始之徒大

第二段言終之漸小不振

主意言蕭何數吏才輔高帝其事不甚顯然比之淮陰布鯨等一時軍功赫赫不保終者其功實大故及諸功誅滅後何則顯然赫然垂功名於千萬世之後
第一段言吏才不用於秦
第二段漢始用何吏才立王業基本
第三段言諸功臣誅滅後何功大顯以見其功冠漢初

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為偉乎。高帝子幼兄弟少故封侯屬出於相重之策○劉澤用田生田

生說呂后先王諸呂因又說呂后王澤亦出于相重之計

齊悼惠王世家

太史公曰。諸侯大國。無過齊。悼惠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之無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填萬民之心。及後分裂。固其理也。高帝長庶男劉肥

蕭相國世家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群臣。聲施後世。與閔天散宜生等爭烈矣。秦政

或曰史公何不引太公望而比閔天故宜生余謂呂望以軍功輔周亦淮陰之徒已如閔天故宜生以吏才助內政觀獻美女珍寶脫文王於羑里一事可以見矣蓋亦蕭何同流之才其事迹不傳可惜想史公則傳聞其事故比擬必不失倫英主立永遠之業者必用吏才主財政如高帝用蕭何守關中主營營光武用寇恂守河北送兵糧明祖用李善長每外征留守調兵餉是也

曹相國世家

第一節言參從韓信以成戰功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下

第二節言信死故獨擅其名

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參為

清淨合黃老之道

第二節言參得時擅相業之美名然其實未出道德之功

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

極言世人極稱也

羅也

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董汾曰贊意言黃老雖非治之正然休息瘡痍尤得政體史公豈專進黃老哉

留侯世家

第一節疑鬼神有無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見老

似有物父予書亦可怪矣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

天有鬼神

不離困而救之

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

趙恒曰贊高言曹相國惟所從得其人故成功擅其名惟所治當其時故天下稱其美○參將功不及韓信相業不及蕭何史公評得切當
第一段言參所從得其人故擅戰功之名
吳云贊語亦分將相兩半寫
第二段言參所治得其時故擅相業美
曹參之才不及淮陰蕭何於漢初功臣為第二等入史公月且確當萬古無異論
主意言留侯之業出天助而非力然歸之天助即所以大贊留侯也
第一段就老父授書言天助
第二段就容貌言天助

蓋非常之人非常人可測

識故歸之天助因又附會

以詭怪之事古今不少其

類

應劭曰魁梧丘墟壯大

之意

智謀二字蓋陳平一生故

贊專贊其智謀其本出

黃老之術故先揭之次點

奇計二字承前起後以智

謀結局

第一段言智謀有淵源

第二段言終始能用智謀

第二節言非人力

不如子房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

人好女

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於留侯亦云

王守仁曰子房取他人眉鬚皓白者偉其衣冠以誣高帝亦不可知也殺因謂圯上老人赤松子亦惡知非子房詭計誣策乎蓋凡人信神仙故英雄借之以劫制行其術蓋亦聖人以神道設教之遺意乎

澹臺滅明字也子羽行賢而貌惡

澹臺滅明字也子羽行賢而貌惡

澹臺滅明字也子羽行賢而貌惡

澹臺滅明字也子羽行賢而貌惡

澹臺滅明字也子羽行賢而貌惡

澹臺滅明字也子羽行賢而貌惡

澹臺滅明字也子羽行賢而貌惡

澹臺滅明字也子羽行賢而貌惡

澹臺滅明字也子羽行賢而貌惡

澹臺滅明字也子羽行賢而貌惡

澹臺滅明字也子羽行賢而貌惡

澹臺滅明字也子羽行賢而貌惡

澹臺滅明字也子羽行賢而貌惡

澹臺滅明字也子羽行賢而貌惡

澹臺滅明字也子羽行賢而貌惡

澹臺滅明字也子羽行賢而貌惡

澹臺滅明字也子羽行賢而貌惡

勃朴厚故始不顯而終有功亞夫堅直故始有功而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為布衣時鄙朴人也才能不過凡

絳侯周勃世家

始言短

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

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公時事多故矣

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

黃老貴虛無不拘泥事物故智謀百出

免危難亦智也

高帝

呂后

高帝

呂后

高帝

呂后

高帝

呂后

高帝

呂后

高帝

呂后

高帝

呂后

高帝

呂后

高帝

呂后

高帝

呂后

高帝

呂后

高帝

呂后

終敗以父子終始反對成章史公意取朴而不取堅
第一段贊勃
第二段贊亞夫
勿恐忍訛

主意皆孝王狎愛恃僥幸而陷驕僭
第一段言親愛
第二段言僥幸富饒
第三段言借史公告孝王處全在此

主意頌景帝待子弟有制故揭漢初無制爲客反照爲章末復叙世後世衰微概不能無後弊
第一段言無制早客賦有無不取之意與後段租稅異

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亞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刃。穰苴曷有加焉。足己而不學。守節不遜。終以窮困。悲夫。

梁孝王世家

太史公曰。梁孝王雖以親愛之故。王膏腴之地。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財貨。廣宮室。車服擬於天子。然亦僭矣。

五宗世家

太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爲置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擬于天子。自吳

楚反後。五宗王世。漢爲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稅。奪之權。其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

管晏列傳

太史公曰。吾讀管子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爲。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爲執鞭。所忻慕焉。

第二段言有制是主同母子爲宗親
第三段言制限之極至衰微是餘波慨歎隱然

主意公論管晏各有得失
第一段總論兩人言畧其論說詳其行事
第二段論管子得失○得是才畧

美惡皆係桓公

第三段論晏子得失○得是忠實

晏子不誅崔杼無時與位非其力所及史公賞之刻

主意言莊申韓皆出于老子虛無之學故以老子起以老子結
四段平論四子一段結之

申韓法術大意以物付物已不關其間是出于虛無自然之學

傳極褒穰苴於故贊貶之見史公取舍公平

第一段論司馬兵法過褒

第二段論穰苴不足附司馬兵法

第三段言史公傳不取兵法取行事之說

主意言孫吳行不稱言

老莊申韓列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萬物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

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

施之于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刻少恩

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司馬穰苴列傳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閱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

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褒矣若夫穰苴區區為小國行師何

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

穰苴之列傳焉敘行事

孫子吳起列傳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

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設施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

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

患于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于楚以刻

暴少恩區其軀悲夫

伍子胥列傳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

況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

恥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

臧恥雪耻耶故隱忍就功名非烈大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

不自立為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言其功謀有足道者

第一段言所以不取其言取其行蓋言虛行實也

第二段言孫吳言不掩行謀人猶言也謀已實行

悲夫一句一節蓋兼悲孫吳

主意專稱復讐戒人君若夫君臣之義姑且不論

第一段言施怨毒于人必受凶報是虛論

言施可怨之毒于人必怨人骨髓圖復讐已終取敗亡之辱是其怨毒果不可行也

第二段言楚平王施怨毒于子胥父兄故受子胥鞭

墓之辱

悲夫屬下節悲其心事也第三段言白公若不為亂自亡則必能為父建復讐子如伍子胥深惜其功

謀之不成也
 白公是附傳故為附贊
 主意言多取論語者其人
 已亡不可不論言レ品
 其人
 第一段言七十子之毀譽
 過其真不得不取其言為
 真
 第二段言取其言以作傳
 可疑者闕

仲尼弟子列傳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
第一節疑案
 損其真。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
字伏案
 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為篇。疑者
第二節取二書作傳
 闕焉。
弟子籍
取名姓文字耳
所謂言
弟子籍客弟子問主
第三節言不荀
實真二字末句疑

商君列傳

主意言商薄刻小人
 第一段斷定其刻薄是主
 意
 第二段以行事證其刻薄
 第三段以著書證其刻薄
 決受惡名之不誣
 刻薄也非其實也少恩也
 行事也惡名也相照應貫
 文線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
二字骨子
 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
第一節言薄
 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
第二節自刻
 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
第一節以著書證刻薄
 以也夫。
第二節歎名不掩實

蘇秦列傳

主意言蘇秦雖取權變之
 惡聲然其智亦異于凡常
 故取長舍短立之傳權變
 二字其短處異乎智字其
 長處
 第一段言權變之惡聲
 第二段言其非凡常
 第三段言立傳之意闡其
 非凡之智以救其惡名蓋
 史公取捨公平之意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遊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於
第一節言顯名
 權變。而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
為反間所殺
 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
鄙笑其不全終
 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
第二節救其惡名
 毋令獨蒙惡聲焉。
收首段
即權變之名

張儀列傳

主意言張儀到底與蘇秦
 一輩權變傾危之士
 第一段言三晉唱從衡者
 皆權變之人是虛論
 從衡之說如相反而到
 底歸強秦何者皆賣六
 國以圖己利已
 第二段言蘇秦唱從張儀
 唱衡其人無輕重
 第三段言蘇秦一樣傾危
 人以繳還首段蓋傾危即
 權變同是非正道君子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疆秦者。大抵皆三
第一節畧
 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
第一節言張惡
 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真
第二節詳
 傾危之士哉。
二字權變之實
第二節救蘇之惡名

主意言秦多用謀詐之士

第一段言樛里之詐智

第二段言甘祖孫皆策畧之士

第三段言秦多用謀詐之人以收上二段

主意言秦少恩

第一段言有親舅之恩

第二段言有征伐之功

第三段言秦葉恩廢功

第四段言羈旅之臣少恩固其宜無限感慨

主意言兩將皆有長短
第一段引諺言勸各有長短以提一章大意

樛里子甘茂列傳

太史公曰。樛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其智。故頗

采焉。甘茂起下蔡閭閻。顯名諸侯。重疆齊楚。甘羅年少。然

出一奇。計聲稱後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

也。方秦之疆時。天下尤趨謀詐哉。

穰侯列傳

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嘗

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

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況於羈旅之臣乎。

白起王翦列傳

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

第二段言白起有長短
第三段言王翦有長短
中兩段說兩將長短。唯用然不能一樣。句法餘則皆變。

第四段結主意一句一段

主意言孟嘗君之好客。不過取名自喜。故餘弊及後世。

第一段疑

第二段釋

第三段判

主意評兩人各有短長。并不知大體。

第一段平原君雖佳公子。不免為貪利之徒。

不云賢而云佳。評得有分寸。畧說其失。大得體。

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為秦將。夷六

國。當是時。翦為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

本。偷合取之。以至劫身。及孫王離。為項羽所鹵。不亦宜乎。

彼各有所短也。吳云只說所短。單應一句而所長已見妙。

孟嘗君列傳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

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

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平原君虞卿列傳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禮。鄙

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

吳云傳中不載馮亭事却于贊中補出為平原諱也韓上黨太守馮亭以上黨降趙平原君受之遂蒙秦大兵事見世家第二段虞卿為趙謀且著書其長處而曰為謀其短處

主意言信陵下交侯嬴能解趙圍第一快事第一義舉名冠當時諸公子又使後世帝王尊之第一段因地起感侯嬴為夷門監者第二段贊公子之賢冠諸公子信陵用客有實功與他公子徒喜名不同可謂有以矣第三段其功名垂後世益不易及主意言春申君盛滿不全終第一段就實地證當時之盛第二段贊其明智所以致盛第三段言盛滿之極自招

失大利 餘萬眾邯鄲幾亡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虞卿為一魏齊去卿相之位亦未暗大體者

信陵君列傳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春申君列傳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于李

園旄矣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范雎蔡澤列傳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雎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謂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疆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厄惡能激乎

樂毅列傳

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

禍害無限感慨智致盛盛抄老三字相照為章

主意言范雎蔡澤資秦強而成其功第一段虛引言萬事因多資第二段就論資秦而成功四節四轉抑揚如春妙甚謂為音通說力所為說國力也為諸侯而說其力弱為秦而說其力強第三段餘波為致妙吳云末語尤有情致

主意言名賢雖屈于一時子孫必不歸埋沒

第一段嗟樂毅之屈

第二段言屈于先祖而伸

于子孫子孫終養出王佐之才樂氏餘澤不艾

不言曹參而言曹相國可以見其有意

主意言相如兼智勇

第一段引古語言智勇兼以胃一章

下節二句解上一節一句首句言知宜死則必勇

敢死之義古語○死者猶死事以者字指死字也

第二段言相如知宜死而勇非怯懦之士所能及

第三段贊相如兼智勇發主意以繼應起首

主意贊田單能用奇兵故奇字眼目

第一段虛論奇兵之妙

第二段引喻形奇兵歸田單

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吳云贊語却於本傳外突尋出問事

廉頗藺相如列傳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

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

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

可謂兼之矣廉藺雖合傳實勝廉故論贊特拔藺然贊中一點頗名不負為合傳

田單列傳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

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人聞戶後如脫兔適不及

距其田單之謂邪

魯仲連鄒陽列傳

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

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鄒陽

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

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屈原賈生列傳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

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又

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

賦同生死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生死去就且足忘則何用區區悲喜是其所自失

主意言魯連不屈鄒陽抗直相類故合傳之

第一段贊魯連不屈

第二段贊鄒陽抗直

主意深悲屈賈不遇故悲字眼目

第一段屈原

第一節讀其書悲之

第二節觀其迹悲之

第二段賈生

第一節想其材悲之而暗

并悲賈生最妙

第二節言評賈賦聞其達

論自失其悲歎蓋其失悲

乃所以深悲之餘重渺茫

使讀者亦爽然自失

主意借毒事論不韋為虛
聞姦佞小人故聞字字眼
第一段先叙不韋嫪毐兩
人皆寵起下
貴封係不韋毒兩人然
不韋封文信侯上文已
言之故獨言垂封長信
侯也文蓋長誤也
索隱曰文當作長毒封
長信侯
第二段叙毒反亂逸事即
所以形不韋不忠
第三段引聖語斷 韋為
虛聞小人

主意言刺客皆持一義非
妄舉故義妄二字相應為
章法
第一段舉荆軻洩事明史
公取舍之正莽荆軻刺客
中巨擘故詳之
吳云天粟馬角事世所盛
傳傳畧之於贊中寫
言其精誠使天雨粟馬
生角
第二段總論五人皆持義
而不妄

呂不韋列傳

太史公曰。不韋及嫪毐。貴封號。文信侯。人之告嫪毐。毒聞
之。秦王驗左右。未發。上之雍郊。毒恐禍起。乃與黨謀。矯太
后璽。發卒以反。斬年宮。發吏攻毒。毒敗走。追斬之好時。遂
滅其宗。而呂不韋由此絀矣。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
繳入不韋敏甚

刺客列傳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
大過。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
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軻五人。此其
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
也哉。
第一節逸事之一妄
第二節逸事之二妄
第三節言所得實
此傳第一節抑
初
吳云高漸離以附傳不叙

李斯列傳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
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
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
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未乎。人皆
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
功且與周召列矣。
收帝業
暗歷六經
伏周召
遊
初說秦王曰因瑕釁而忍
之言因六國瑕釁滅之
經
晚
俗議

蒙恬列傳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
亭障。漣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
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彊諫。

主意言李斯不用六經道
德輔秦而事務功利故不
免死亡故六藝二句主意
第一段 斯因六國瑕釁
滅之成秦業是揚筆然因
瑕釁三字已見功利之學
第二段言不用六經補秦
政而阿君意貪富貴
第三段言其死亡有所由
主意言蒙恬不休養百姓
而與土功困百姓故受天
誅故輕百姓振百姓相應
成章
第一段言恬與土功輕百
姓之力
第二段言不休養百姓招
天誅

功字地脉字收起手築城

主意言張陳之交由利而不由義故有始無終利字

眼目不表見義字妙

第一段叙張陳名譽高賓客盛是揚筆

第二段言二人之交有始無終者以由利也

第三段答二人不由義

主意言二 智畧絕人為己一身故幽囚忍辱耳透見姦雄肺肝以智畧與以智畧亡垂戒之意深矣

第一段先叙其盛起下第二段疑幽囚忍辱

應輕○百○姓力、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張耳陳餘列傳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非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

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魏豹彭越列傳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幽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以上。且羞其行。况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畧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黥布列傳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臯陶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項氏之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為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于身為世大僂。禍之興。自愛姬殖。妬媚生患。竟以滅國。

淮陰侯列傳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廩地。令其旁可

伏○漢家○威○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廩地。令其旁可

度猶機謂所預期之程

主意言布以虐與以虐亡戒意深矣

一段疑布之暴與因祖先之餘慶

第二段言布以虐與以虐亡以決疑

第三段言其亡滅之禍起于情欲一層戒後世者深矣

首虐二字一章眼目

主意言信志大動高而不學道故速亡滅深惜之

第一段初志

吳云借軼事出色

第二段勳勞

度幾周召也於下句見之

第三段亡滅

天下已平君臣分定乃反不知時不知道英雄末路可悲哉

主意言三人皆凡才僥倖取富貴而自疑謀反招誅皆出其計之疎故結末二句總論三人以爲後戒

第一段叙韓盧之生計

第二段叙陳之生計

第三段總論三人生計戒後世

置萬家。余視其母家。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韓王信盧縮列傳

太史公曰。韓信。第一節叙盛。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微一時權變。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內見疑。疆大外倚蠻貊。以爲援。是以日疏自危。事窮智困。卒赴匈奴。豈不哀哉。

第一節叙盛。借逸事。信陵君。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周昌疑之。瑕疵頗起。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於戲悲夫。夫計之生孰成敗於人也深矣。

每段結語相。應感深矣。

田儋列傳

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兩人。蒯通者。善爲長短說。論戰國之權變。爲八十一首。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策。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田橫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

樊鄴滕灌列傳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繪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爲言高祖功臣。

言計熟則成。生則敗。其効驗亦切于人。

主意言齊多奇士。而橫最賢。

第一段歎田橫之亡。本于蒯通之謀。信是帶說耳。

第二段叙通與安期生皆齊之奇士。是客。

長短說。變與高節義等字。反應見其優劣。

第三段歎稱田橫之賢冠齊士。是主。

用閉言語一結更高。索隱曰。歎畫人不知畫此也。

主意感歎風雲際會之幸筆淡意濃。

第一段就實地確其事。所聞華而所見素。

第二段歎際會之幸。是主意。

屠狗附驥映帶在有意無意之間。

第三段就子孫益確其事。

之興時貧賤若此云。

張丞相列傳

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曆。為漢名相。而絀賈生公孫臣等

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顛頊曆。何哉。周昌木疆

人也。任敖以舊德用。中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矣。然無學術。

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酈生陸賈列傳

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擊項籍。

而引軍于鞏洛之間。酈生被儒衣。往說漢王。廼非也。自沛

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酈生兄弟。余讀陸生新

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辨士。至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

主意公評其人短長得失

第一段本傳贊

第二段附傳贊

主意言已作傳。其確實不承謬傳

第一段言不取世傳之謬

第二段言作陸傳據其自作之書

第三段言附傳朱建據其子言

具論之。

傳靳蒯成列傳

太史公曰。陽陵侯傅寬。信武侯靳歙。皆高爵。從高祖起山

東。攻項籍。誅殺名將。破軍降城以十數。未嘗困辱。此亦天

授也。蒯成侯周緜。操心堅正。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

不垂涕。此有傷心者。然可謂篤厚君子矣。

劉敬叔孫通列傳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

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天高祖起微細。

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

世之安。智豈可專邪。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

此傳諸家疑其偽傳。或然故贊亦平。無他奇

第一段贊傳新兩人

第二段贊周一人

主意言漢高以武與然能用文士之說。所以開三百年漢業

第一段虛引言開王業必賴衆智

第二段贊劉敬建都

高祖用文武衆智故能建漢業

第三段贊叔孫與禮

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誦。道固委蛇。蓋謂是乎。第二節斷案 老子語

季布欒布列傳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屢典軍。舉

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無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第一節揚 第二節抑 羽滅漢求自刑為朱家奴

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

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

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欒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

知所處。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第三節揚 第四節引客贊主 自齊歸奏使事于舊主鼻首下

袁盎鼂錯列傳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為質。引義忼慨。

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時以變易。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第一節揚 是二句傳會 誅錯

主意言季布忍死欒布甘死其迹異而其壯烈則同

第一節贊季忍死之壯勇言項羽既負勇氣季以勇顯其下難矣

未足謂未用盡之材

計畫無復之謂無計畫以恢復其失策

第二段贊欒甘死之勇烈

季贊曲折贊贊一直何等變化

主意言盎錯皆希世行私非真君子故皆不全終垂後戒深矣

第一段贊盎第二段贊錯段末以名敗亡軀對照貫不全終之意

然復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鼂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

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讐。反以

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乎。為楚相不用家居 景帝立 制度 第二節衰 欲治盎通吳王之罪

張釋之馮唐列傳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有

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可著

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張季

馮公近之矣。

萬石張叔列傳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其萬石

建陵張叔之謂邪。是以前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塞侯微

主意言張馮之論人公平

第一段實叙

第二段論其論人之當其人指上林尉魏向其友指張季馮公

第三段贊其言之出公平一段深一段便平也

主意言五人皆寡言篤行君子故敏行篤行前後照應成章

第一段贊三人之敏行

第二段贊二人之篤行

微巧謂不表顯而巧處

巧而周文處。謂君子譏之。為其近於佞也。然斯可謂篤行君子矣。

主意言叔無所仕而不信用。蓋非偶然。其信于友。忠于君。職之由也。

田叔列傳

太史公曰。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田叔之謂乎。義不忘賢。明主之美。以救過。仁與余善。余故並論之。

第二段。波暗言其賢以雪誅死之冤。其旨微婉。

扁鵲倉公列傳

太史公曰。女無美惡。居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疑。故扁鵲以其伎見殃。倉公乃匿跡自隱。而當刑。緹縈通尺牘。父得以後寧。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豈謂扁鵲等邪。若倉公者。可謂近之矣。

主意言扁鵲榮辱相倚之理。以垂鑑戒。

吳王濞列傳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能薄賦斂。使其眾。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興。爭技發難。卒亡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隕。鼂錯為國。遠慮禍反。近身袁盎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母親夷狄。以疏其屬。蓋謂吳邪。母為權首。反受其咎。豈盎錯邪。

主意言禍福榮辱相倚之理。以垂鑑戒。

魏其武安列傳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月日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眾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第一段。叙吳王禍福是主。父仲從代干省減為節。陽侯。

第二段。叙盎錯榮辱是客。第三段。論禍倚福辱倚榮。結主客。

魏其武安列傳

第一段。言三人貴顯。第二段。言魏其灌夫主客之禍是冤。第三段。言武安之禍是真罪。不載謂不載口稱之。惡言謂鬼殺。魏其武安之正邪優劣。隱然于言外。

主意言實出以外戚貴。以外戚亡灌夫為之媒。然實灌夫而田侯優劣判然。

主意論安國所舉壺遂發揮安國長者之德是借客見主有客且然況主之意意味深遠

韓長孺列傳

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深中。隱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為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修。斯鞠躬君子也。

李將軍列傳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觀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也。

匈奴列傳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哀定之際則微。

主意言廣訥于口而忠實于心以取信于天下故忠實二字眼目就傳中少言衆哀探出忠實二字是闡幽之筆第一段引古傳起下段第二段叙訥于口而忠于心悛漢書作恂言詢

第三段以諺結諺傳相照應妙

主意諷武帝信佞相用庸將窮兵黷武

第一段借春秋言已傳匈奴多微詞

第二段言佞臣便已將帥輕舉人主信之故功不成

席籍音通

論人主唯一句歸罪臣下得立言之體是亦微旨

第三段言興事業在將相得人重言感慨諷規深矣

將反應庸將相反應佞相

主意言兩將以外戚謙抑奉法不求名譽故能保功名

第一段借蘇建之言贊將軍之謙抑不求名

是亦寓逸事於贊中之法

第二段贊驃騎之謙抑讓文前段得詳畧之法

第二節解釋

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世俗之言匈奴者。

第一節佞相

患其微。一時之權。而務譎。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己。將

第二節庸將

率席中國廣大。氣奮入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

起下

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

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

衛將軍驃騎列傳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放此意。其為將如此。

主意刺公孫曲學漢時悲
主父有功冤死
公孫與主父怨仇合傳猶
袁盎合傳
第一段刺公孫
第二段悲主父
主父分封之策有功于漢
家不少固非公孫鄉原之
比

此贊用韻語論列一傳大
意如後世銘詞蓋用韻語
詠歎之耳

南海尉本為任囂所用
而起

將軍降處侯竈以濕疫
罷兵

膠后淫亂
呂嘉不從漢而交蒼梧
王

黑纏省字

主意言越之傳久遠由禹
有功德於民○功德與餘

平津侯主父列傳

第一節大意

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修然亦遇時漢興八十四年矣

已第二節詳說其幸

上方鄉文學招後父以廣儒墨弘為舉首主父偃當路諸

第一節敘盛

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

南越尉佗列傳

太史公曰尉佗之王本由任囂遭漢初定列為諸侯隆慮

離濕疫佗得以益驕甌駱相攻南越動搖漢兵臨境嬰齊

太子

入朝其後亾國徵自膠女呂嘉小忠令佗無後樓船從欲

楊僕力攻

怠傲失惑伏波困窮智慮愈殖因禍為福成敗之轉譬若

糾墨

東越列傳

烈照臨○二先字胎禹字

太史公曰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哉何其久

第一段疑案

第一節本流

第二段實叙其久存

也歷數代常為君王句踐一稱伯然餘善至大逆滅國遷

第一○節支流

第三段斷案

衆其先苗裔繇王居股等猶尚封為萬戶侯由此知越世

世為公侯矣蓋禹之餘烈也

朝鮮列傳

王滿孫

太史公曰右渠負固國以絕祀涉何誣功為兵發首樓船

漢使

刺裨王

朝鮮殺何漢因發兵

將狹及難離咎悔失番禺乃反見疑荀彘爭勞與遂皆誅

公孫

兩軍俱辱將率莫侯矣

西南夷列傳

第一節叙周時

太史公曰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為文王師封楚及周

鸞熊子事文王

成王以祖功封熊繹于楚

之衰地稱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漢誅西

顯頊

莊、驕

第三節叙漢時

此贊與兩越同體

徐廣曰所將卒狹少
樓船前力攻番禺反驅
降者入伏波營故今欲
獨降右渠為已功

主意言西南群夷唯滇由
先德久存

第一段贊演之久存

第二段叙西夷之剪滅反
應前段
王維禎曰于番禺見拘醬
于大夏見功竹杖而文法
錯綜如此
揃與剪音通
索隱曰剽亦分義

主意言相如賦得詩意

第一段論三經言殊而德
一是客

詩緯曰小雅譏己之得
失及之上
言三經外面殊而內合
德

第二段言相如之賦得詩
意

第三段竄入
揚雄後于子長其為班
史所增無疑

主意言淮南衡山之反非
獨王過由刑俗剽悍立論
公平

第一段引詩言刑俗自古
剽悍好亂

南夷國多滅矣。唯滇復為寵王。然南夷之端見拘醬番禺。
大夏杖印竹。西夷後揃。剽分二方。卒為七郡。

司馬相如列傳

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以顯。大雅言王公大

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

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

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楊雄以為靡麗之賦。觀百諷一猶

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余采其語可論者

著于篇。

淮南衡山列傳

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也。淮南

第二段言二王之反亦為
其土俗所漸靡是主意

第三段言今日刑俗剽悍
證詩意

序意言法令刑罰不可偏
廢然法令之治勝刑罰與
取酷吏取循吏
第一段言法令刑罰不可
偏廢是客
第二段言法令之治勝刑
罰是主

亦與南越贊同體

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為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
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為畔逆。仍父子再亾國。各不
終其身。為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
然也。夫刑楚。僥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循吏列傳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備。

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嘗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

必威嚴哉。

太史公曰。孫叔敖出一言。郢市復。子產病死。鄭民號哭。公

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逐。石奢縱父而死。楚昭名立。李離過

殺而伏劍。晉文以正國法。

主意就汲鄭慨人情輕薄

第一段言汲鄭盛衰賓客增減

第二段借翟公為客場主意文大生色

與米昔章同調

吳云凡六句廿四字顛倒用來只十三字文法之妙

第三段一句收汲鄭簡妙

主意言儒道周後大衰至漢武再興然大衰中有小盛衰而盛之者自孔子始爾後每衰興之者多子齊魯人終至今日大興則孔子之遺澤為多也故以孔子及齊魯人為文脈一篇貫通
漢武再興亦一小盛耳然贊稱為大興者漢臣立言之體也

汲鄭列傳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衆人乎。下邳翟公有言。始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儒林列傳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疆國。故孔子闕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反魯。然後樂

第一大段叙論周末至漢儒術盛衰因革

第一小段由今功令歎儒道之衰為一篇冒頭

功令索隱曰。學者課功著之令。即今之學令

第二小段叙王道落為五經。自孔子傳是一小盛

吳云總序五經推重孔子為萬古儒林祖

第三小段叙門人傳授天下後世是時猶盛

第四小段叙自戰國至秦小盛衰而其盛皆由齊魯孔子之徒

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于七十餘

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

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詞微而指博。後世學

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

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太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

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

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

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

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

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

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

而字隔一句直承缺焉句

第五小段叙論漢初小盛衰而興者又由齊魯

也。而魯諸儒持孔子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爲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第五節論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第一節叙儒術傳齊魯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尙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第二節因齊魯再興儒術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尙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

第二大段叙論漢武大再興儒術
第一小段略叙儒術再興多由齊魯人是綱領

公孫弘以齊人再興儒術足以見孔子之學傳于齊魯問者多
一大興與結末相應
第二小段記公孫奏疏詳叙因漢武功令儒術大興

也。第三節叙又衰不用文臣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文士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尙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爲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齊人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爲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道民以禮。風之以

以下至篇末皆公孫弘奏疏制詔也
吳云此廣厲學官之詔也即於奏疏中全點出奏疏作兩半篇寫詔亦兩段述前半篇述詔一段是舉博士弟子也

所聞子師之道

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第二節叙衆議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漢初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亟上

其人不與舉有保任相稱

議止于此
吳云下半篇再述詔一段是舉小吏通經者選其留滯也

師古曰言治禮掌故之官以有文學習禮義而爲之又所以遷擢留滯二人

第三小段叙制可及再興之効

屬所大守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今之附學生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舉主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以下五句贊詔令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以下三句公孫弘建言之旨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大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學官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

以周以後一大興結局
吳云收完廣厲學官一段

主意言法令不若道德故
立酷吏傳懲後世
第一段揭孔老之言言法
令不若道德

欲不失德者必用法令
第二段說秦以法令失天
下實前言

言道德者至無訟乎史公
設法吏之言譏道德者故
孔子言法吏口中語也蓋
指溺其職下文引老子言
又論斷法吏不知大道
第三段說漢以道德治天
下遂總收主意

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酷吏列傳

斌與彬同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

以禮有耻且格第二節老言自德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

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第一節承上起下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

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本晉天下之網嘗密矣

然奸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秦代當是之時吏治

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法吏言道德

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法吏下士聞

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圓斲彫而為朴網漏

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奸黎民艾安由是觀之

在彼不在此道、法律

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為聲然郅都

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

時數辨當否第五節言餘人不及四人國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

少言為重第五節言餘人不及四人目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寢以耗廢九卿

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第六節總束然此十人中

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其汚者足以為戒懲惡方略教導禁奸止

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法吏至

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擅磔人東郡彌璞鋸項天水

駱壁推滅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鷲水衡

閹奉朴擊賣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見止酷烈者可賤可惡之意無限感慨

一句結一篇

主意言十人雖酷吏猶有
可取故立傳供勸懲

第一段先以酷烈二字蓋
十人為入

第二段論十人有可取足
供後世勸懲
上下猶進退

二句立傳主意即此贊主
意

慘酷二字應酷烈收十人
第三段餘波及十人外酷
吏言此輩無可取故不立
傳

減一本作成謂推繫成
獄

苛刻如蝮鷲
賣請器取貨

主意史公諷非武帝遠略故譏禹本紀怪妄寓諷言
 第一段先揭禹本紀立案禹本紀今不傳
 第二段論張騫不睹崑崙歸正向書
 第三段言禹本紀怪妄不足信
 禹本紀即傳中所謂天子所發古圖書河出崑崙云者故譏本紀即所以譏古圖書

主意言游俠在學士之下俗士之上而世不稱故立之傳
 此篇合論俗士學士游俠而學士游俠皆有真偽細玩知之矣
 第一段歎游俠無稱遂歷叙俗士學士游俠為一篇提按

大宛列傳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元史地理志畧曰至元中遣都實親河源河源出星宿海海在崑崙山西一月程

游俠列傳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

一句結上起下
 第二段虛論游俠居賢豪之間不可少賢學士豪俗士也

鄙語一節深通人情之論
 已語終辭

莊子胠篋篇語

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猶子弟

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委存亡死生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游俠不可無

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變句法一人二句

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真儒

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况承上段緩急

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第二節論濟人

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不仁

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躄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私義

此觀之竊鈎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名言

之功為下段之地鄙語止此

之利為下段之地鄙語止此

揚

抑

揚

第三段入願恨悲游俠不稱于世故史公爲立之傳

排擯不載反應首段學士稱于世
恨悲二字見史公立傳之主意二字蓋一篇結穴

第三節合論學士俗士游俠見游俠不可少孤立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浮沈俗士

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爲死不游俠

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應上遇害

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賢士

權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與應上真儒

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貴人之俠是僞俠

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

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真俠

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名喻本荀子

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爲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以上說秦以前以下說漢以後

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嘗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

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應上以武犯禁

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私字有斟酌

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懸

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豪暴之徒同第二節悲世人爲與俗士同一之看不稱于世

類而共笑之也俗士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形容

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爲名第一節言其名止游俠而不進賢人君子是可惜

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嗚呼惜哉徐廣曰以顏狀爲貌者則貌有衰落矣唯用榮名爲飾表即稱譽無極也既盡也

佞倖列傳

太史公曰甚哉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後人佞幸皆合時機

矣雖百世可知也

應上以術取宰相數句蓋暴豪亦俗士之醜者耳

主意惜郭解榮名止遊俠而不進君子聲名字眼

第一段言解狀貌言語不足取狀貌主言語陪

第二段言解有榮名

第三段言貌不及名然名止游俠可惜

主意論佞倖遭時結全篇

時是遇合之謂與序論諺

語應深戒人不可恃憐悻

第一段虛

第二段實

第三段及將來寓深規

滑稽列傳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導事。詩

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

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解紛治替字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歌。

負藉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

日者列傳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于天命哉。其

于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于卜者。太卜之起。由漢

興而有。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司馬

主意言滑稽亦與六經同為治國之用故治字與解紛應為章是字眼
第一段言六經各為治國之用
第二段言滑稽亦為治國之用
神化即易傳所謂以神道設教也
滑稽亦為治國之用是天道之所以為大
主意言滑稽有偉功一偉字收一章又收一傳解紛一章四節
主意言日者知天命命字眼目蓋人力所不及謂之天命知天命則安分樂天然非世故閱歷之久則不能及于是孔子之所以五十知天命學易易道豈可易哉
第一段虛論
第二段實證
主意言不載古卜者而獨載季主之由蓋古卜者言多迂怪不足取而季主言

有理足戒世此意隱然于言外

季主。余志而著之。

史記論贊私記終

史記論贊私記終

大正十二年七月十九日印刷
大正十二年七月廿二日發行

定價金七拾錢

不許
複製

著者 文學博士 三島毅

發行者 東京市麴町區一番町四十六番地 米澤善三郎

印刷者 東京市神田區紺屋町三十番地 高橋與四郎

印刷所 東京市神田區北乘物町三番地 高橋万文堂

發行所 東京市麴町區一番町四十六番地 二松學舍

發賣所 東京市神田區今川小路二丁目十七番地 松雲堂

160
143

